

2017

欽州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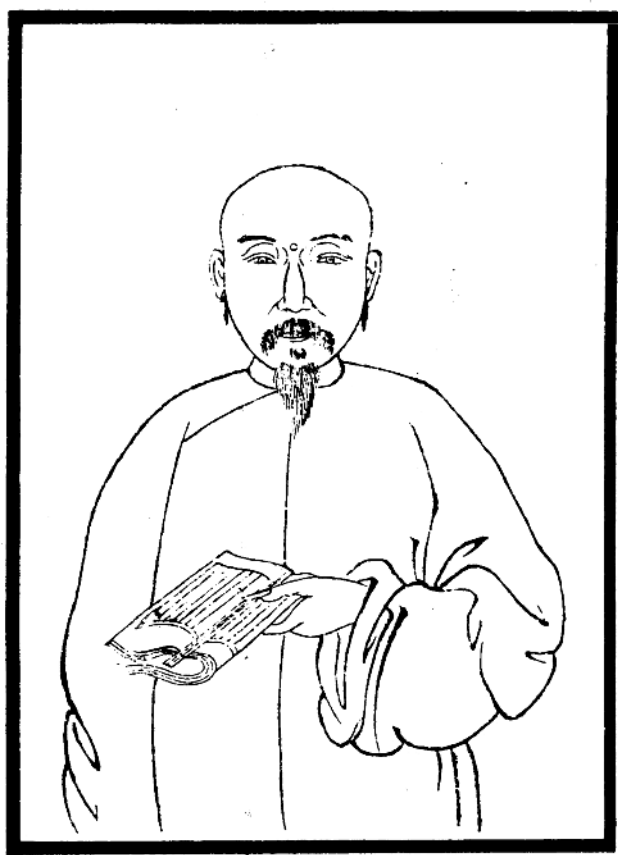
第四輯

冯敏昌纪念文集

政协钦州市委员会编

88

PDF



冯敏昌画像

莫治修 摄

冯敏昌 墓





翁方綱墓表

莫治修 攝

一、冯敏昌文集

目 录

一、冯敏昌文集

重修钦州青龙庵前文昌阁记.....	(1)
重修回澜书院引.....	(3)
论积贮.....	(5)
“夫人幼而学之”义.....	(8)
闻一以知二.....	(9)
祭汉马伏波将军庙祝文.....	(10)
唐韩文公墓祭文.....	(11)
方伯康公茂园先生文集序.....	(12)
钦营守戎龙公朗斋序.....	(14)
清故万州儒学训导方君墓志铭并序.....	(16)
修孟县志自序.....	(18)
太华小志自序.....	(20)
汉马伏波将军别传.....	(21)
游七星岩记.....	(26)
太守康公德政碑记.....	(27)
州城万寿宫先农坛凌云书院建修小启.....	(29)
条文	
条幅	

家书

题字——福、寿、魁、鹤

二、冯敏昌诗集

钦州八景（七律）.....	（31）
酌别（七律二首）.....	（36）
题“百鸟图”.....	（37）
游登西岳华山.....	（38）
游皖五岳归途过渡赋诗.....	（39）
为肇庆皇帝生辰献贺联.....	（40）
登欽州城东楼感赋.....	（41）
龙门.....	（42）
海门观海十六韵.....	（43）
登文笔峰.....	（44）
合浦采珠歌五首.....	（45）
海角亭谒苏文忠公遗像.....	（46）
灵觉寺.....	（47）
尊经阁观所悬灵觉寺古钟歌.....	（48）
接龙桥晓发诗.....	（50）
望海峰.....	（51）
登鉴洲奎光阁.....	（52）
回澜书院晚眺.....	（53）
铜鱼山.....	（54）

天涯亭	(55)
龙潭观涛雨作	(56)
龙潭	(57)
望洲岭作	(58)
暮雨过龙潭作	(59)
将念郡城道过天涯亭陶文学云飞寓别后却寄	(60)
那暮山诗	(61)
上洋诗	(62)
登安州古城	(63)
舟过乌雷门望伏波将军庙作	(64)
岱宗	(65)
咏梅花	(66)
对联	
新柳诗	

三、冯敏昌纪念文集

鱼山先生传	谢兰生 (67)
清浩授奉政大夫刑部主事鱼山冯君墓表	翁方纲 (71)
清故奉政大夫前翰林院编修冯先生墓志铭	伊秉绶 (73)
请将故刑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冯敏昌入祀府学乡贤祠文	劳泽宇、劳自荣等 (76)
良师列传	(78)
孝友列传	(79)

缅怀敏昌祖.....	冯 天 (80)
冯鱼山史迹考略.....	李体团 (83)
铜马篇示冯鱼山.....	翁方纲 (93)
鱼山执笔法附.....	林绳武 (94)
冯鱼山书法.....	(97)
先君子太史公年谱.....	冯士鑣 (98)
编后话.....	(122)

封面图案：冯敏昌兰轴

重修钦州青龙庵前文昌阁记

余以甲子之年三月，奉檄署知钦州事，甫下车问俗，悉州民贫，客籍凭陵，又其甚者。会匪阻险，众至千余人，将为洋匪内应之状。忧心耿耿，恒夜达旦，既为劝农积粟，抑强扶弱民以相孚，躬率民壮直捣贼巢，而微营员发兵声援，遂擒峒中首恶十余人，详请大宪置之法。余党遂散，小贼亦慑，而州民遂以复安，然余本非材，至是而心力亦瘁矣。至秋九月九日，偕州人士登高于城东高阜之青龙庵，冀豁烦襟。见其前行次，有旧文昌阁颓落已甚，余因相度其地，用形家言，知为州之青龙，故庵以名。龙头建阁，自合方位，因询悉初建时，州人有成进士入史馆，而又有魁乡榜者，足以征前人创建之不谬，奈何破碎至是，宜乎近年科第之绝响，宦途之不振。余率先捐俸因议重修，而州人士咸欢忻乐捐，而事以渐集。且夫文昌之神何神也哉？史记天官书曰：“斗魁戴筐六星为文昌，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书曰“禋于六宗。孟康以为星辰风伯雨师司中司命，周礼大宗伯，以槪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毕祀天之神，祇郑康成以为司中司命与焉。”涵律曰：“祠祀司命，此祀文昌之所昉也。”星经又曰：“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禄，而屈原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之篇，愚窃意大司命者，文昌星之第四星

也，少司命者，三台星之第一星也。”惟天将大昌乎文教；自当有专司其命令者，此吾儒文昌之祀于大司命实宜，而道家所称文昌化身一十七世，必为侯王将相之说，此盖无稽之词，而但以愚惑乎世之求富贵利达者，使其趋之若鹜，以张其教，而于佐佑斯文之义，实无当焉者也。洪惟我圣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观天文以察变，观人文以化成，于是穆然深思，毕然高望，有契于天人相应之原，神道设教之旨。爰敕封文昌神以帝君之号，载在祀典，垂诸令甲。而天下之文人学士咸知所企仰，以沐文章之泽，于戏岂不盛哉！若夫钦州之有此阁，而阁之祀此神，其求端于天，而揽胜于地者，又可略言矣。先是有望气者，皆曰州之青龙庵，地乃水萦洄，一峰独秀，若建书院，可甲列郡。识者韪其言，而事则未果，而今此阁之成，巍峨耸峙，势将插汉，惟神端冕垂旒高坐天半，文光所烛，云汉为章。而文笔一峰，秀绝人寰，高出天外，乃正当此阁之向。盖凡登阁谒神者，瞻拜之后，试一凭栏，靡不神飞色动，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诚以兹理推之，其为后效，英才辈出，掀藻掩天，顾不可预券哉。然而余则更有一言，以谕于州人士者。修善得报之说，君子所不道，然以理论之，亦不可废。故士人读书，先宜洗心尚善，敦本力行，以为四民之表率。庶几恃源而往，而文之光气自不可遏。于以攀青云睹白日，不为远也。将所谓天人相应者此也，即所谓神道设教者亦此也，而岂有二道哉。而至于守土之官，恪共神祠，导民于善，亦得藉此，以少谢其责，不亦犹有幸欤？阁成，因纪其事之颠末以示后，而率野覲事者，则著于别碑焉。

原载《小罗浮草堂文集》卷二

重修回澜书院引

盖闻不朽之一，在于立功。故立功者，所以薪于不朽也。然功之既立，亦且有久而渐朽者，又在有人焉以维持之，使其欲朽者仍为不朽，则庶几立功之人，长此不朽，而能不朽此立功之人，亦当与之不朽。此事之所以待于人为，而人之所以不可以不事事也。吾钦城之东南有鳌州者，中江而出，大浸不没。故老相传，此地肺浮金之类。五十年前，吾州耆旧，聚国人而谋之，议作阁于其上，以为州城内局锁钥，若砥柱于中流然。于是鸠工庀材，百绪皆作。其少壮之趋事赴功，父老之运筹布算，盖有视众事如家事，几忘其兴竣之绵历岁时者，是为州中之一大兴作。阁既成，云楣绣拱，鸟革翬飞，其光气熊熊，照耀于中流两岸。而上烛于霄汉，迥映于州城者千万状焉，真奇构也。阁既成，复建讲堂三楹，院门魁星楼三楹，绕以群房，甃以砖道，众名之曰回澜书院。于是州之俊秀子弟，读书于其中，弦歌间作，波涛音响，其乐无方。而不知其父兄尽心竭力，劳神敝精者，亦已极矣。于戏吾钦耆旧，大率皆有隐德，惜多未为世用。而此则其不朽之功之一也。忆昌黎盛时，见先君子触热而出，戴星而入，与诸长者赞成阁事。及少壮，遂得读书于其中，以其暇登阁眺望，烟云浮动，江山映发，时亦见之于诗，虽诗亦不工。而阁之所以发人高兴者，亦自可想也。迨后余幸登贤

书，入史馆。而乡之俊彦，或抡魁，或拔萃，或以吏事兴，或立武略奋，人咸谓得斯阁回狂之力，信耶否耶？及其久也，洲为江水所啮，魁楼与讲堂皆圯，故读书者咸散去。而阁亦罕登者，遂为风雨所剥，鸟鼠所伤，初非旧观。而余亦蹭蹬风尘，归守坟山矣。间岁有倡言欲毁斯阁，余闻而慨然。然亦以为阁既将朽，亦无可如何者也。迨今春，余以事过洲，再视斯阁，则见其所谓云楣绣拱，鸟革翬飞者，虽少新色，而坚好不异于前日。窃念此前人之功，真堪云不朽者。而惜其亦将渐朽也。因复与诸同志，再聚国人而谋之，金以为修之便，因议设簿募金，分番执事，将使阁之旁屋，毁者复之。阁之上盖，乱者葺之。阁之铺板，缺者补之。完其门窗，新其粉垩，要使此阁仍复旧观，庶前功之渐朽者，仍当不朽。而凡吾州人之父若兄从事于斯阁者，亦真不朽矣。嗟乎！此岂非甚盛事也哉。今诸同志，又约拟于修阁之后，缘以周垣，树其门阙。仍其回澜书院之名，以为子弟好学者诵习之所，且以捐资所余生息，为九日于斯阁登高之费。并议登高必有诗，佳诗必付刻，或刊木，或勒石，存于斯阁，以为山川生色。噫嘻！此又岂非能不朽此立功之人，亦将与之不朽哉！当集议之日，人咸欢跃，属余且记其始末，以为劝捐小引。或谓修成之后，即以此引刻之于碑。若然，则余片言之出，亦可自附于不朽之后也。余又何幸也哉！时嘉庆九年（一八〇四年）岁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七日，州人冯敏昌谨撰并书。

原载民国《钦县志》第四册卷十三艺文志

论 积 贮

盖闻国非财粟不足，民非财粟不生，故储蓄者，立国之大计，而生民之大命也。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九年耕必有三年之余。而周礼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万民，而又有遗人掌委积，以待凶荒。真德秀曰：周礼遗人预贮之法也，荒政之行赈救之法也，此成周盛时之法行之万世，而无敝者也。昔管仲之相桓公也，盖尝通轻重之权矣。其曰：“岁有丰荒，故粟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重。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轻。”厥后李悝相魏，乃说文侯曰：“余贵则伤人，故荒年国粟而民余，粟贱则伤农，故丰年民粟而国余。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粟；分上、中、下之三饥，以平其价，则民不伤，而农益劝。盖平余之法，于是始焉。”至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师其意，而立常平仓之法。奏令边郡筑仓，谷贱时增其价而余以利农。谷贵时减其价而粟以利民。名之曰常平，盖储之在官，惟以便民者也。至隋开皇三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军人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出粟麦，于当社共立仓窖，即委社司执账检校。凶荒则赖以赈给，名曰义仓。盖民储之，而官代储之者也。至唐太宗时，从戴胄之议，诏亩税二升储以备赈，或贷为种，至秋而偿，盖仍义仓之号矣。至宋淳熙间，朱子请常平仓米六百石赈贷，夏受

之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遇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除偿原数外，见米三千余石，造仓贮之，名曰社仓。奏请行之，是盖民自蠲之，而民自储之者也。三仓行之，各有成效而行之既久，均不能无弊焉。有如常平之贮，或上下相蒙而视为肥身之计。义仓之蠲，或吏伺其间以行其私，官知其纳而不知其放，此储之在官者之难尽善也。社仓之设，或主者倚公以行其私，或官司移用，而无所拘纳息，而未尝除免苦拘催，而无异正赋，此又储之民间者之积弊也。刘般胡寅马贵与之论谏矣，而又不但此也。有谓之和余者，则朱仙客请广关辅之余，第济于国无关于民者也。有谓之折余者，白居易谓和余不如折余，盖欲令折贵贱钱使纳斗斛，免令贱柴，别纳见钱也。有谓之博余者，熙宁中诏置场灭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俟秋成博余也。有谓之结余者，刘佐体量行参以茶，因便结余，熙河路军储也。有谓之俵余者，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秋成于缘边余粟麦封椿也。有谓之兑余者，丰贱广余后，价与本相当，即许变转也。有谓之托余者，章桀奏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而尽余入官也。有谓之均余者，童贯奏以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也。盖平余始于李愬，然以济民而已，非赖以充军国之用。自唐以和余充他费，至于宋而余遂为军餉边储一大事矣。此其弊指不胜屈，而其目不可细证乎？然则今之州县各立常平等仓者，其必得治人而行治法者乎？盖在官者，以爱民为念，而在民者，以体上为心。既实力以奉行，自实心而考核。稽胥吏之奸，自不至于烦扰；严社正之选，又何至于侵渔？夫如是，而在官在民均为实惠，既不可以偏废，而亦两相济也。而且训之以穰穰艰难，导之以崇本节用，庶乎

邑有儲□，野有蓋藏，利國利民，胥在其中，而積貯之道得矣。

原載《小羅浮草堂文集》卷八

“夫人幼而学之”义

幼而能学，夫人未可量矣。夫幼而不学，则用世之具先失矣。幼而学之，夫人其可轻量哉？今夫事不储于早，与不求其裕，固未尝得之不甚艰难也。若乃始基克充其蓄积，则其于众人之中，不已见其有异乎？如王之任木，欲其大而不欲其小，独何如？夫人而不图其大哉。人亦固是人也，而夫人则不等于怠惰之流；幼亦固是幼也。而夫人则不同于屯蒙之辈，夫人则何如哉，夫人固幼而学之也。其所学者，居仁由义，而权谋功利之私，在所必绝；讲道论德，而富国强兵之术，在所必严。殚其用观摩，夫人皇皇已。其所学者，从事修途，竭力于致知格物之功；离经辨志，用功于正心诚意之道。奉一道为模范，夫人且殷殷已。世人自甘怠弃而不学者有矣，而夫人则不等夫怠弃而不学也。抑人有谓其幼稚而不学者有矣，而夫人则不谓其幼稚而不学也。若是，则所学既裕，而经纶参赞，皆所敷施于一时；所学既优，而位育中和，皆可见于一日。而夫人不终于幼也，学优则仕，夫人不得不皇然致其思矣。

冯永琼搜集